



# “重庆言子儿”背后 那些鲜为人知的言子儿

□牟方根

1997年，一盘由“重庆言子儿大王”吴文演说录制的《重庆言子儿》磁带，忽如一夜春风来，给欣逢直辖的重庆人，注入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喜悦感。

如今，26年过去了，能够知晓或使用“重庆言子儿”的，多为上了年岁的老重庆人。对“重庆言子儿”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，迫在眉睫。

## 1 吴文说“重庆言子儿”那阵 他只是个跑江湖的个体户

1997年重庆直辖后，百业待兴。在地方文化代表方面，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，他就是吴文。吴文，1959年出生于重庆，评书表演艺术家、国家一级演员。

1997年，吴文推出首盒《重庆言子儿》录音磁带，引起了始料未及的轰动。磁带里，他那一口地道的重庆话，或诙谐幽默或抑扬顿挫，响彻山城的大街小巷。此后三年间，吴文又相继讲演、制作了《重庆言子儿》系列磁带，声音更广泛地传遍巴渝大地。吴文因此，有了“重庆言子儿大王”的名号，成为本土文化名片，深受广大市民的青睞。

在吴文把“重庆言子儿”说得风生水起那阵子，他的身份其实有点特殊。公开资料和采访报道显示：1977年，高中毕业的吴文没能考上大学，在家待了1个月，从小就是文艺积极分子的他进了原沙坪坝区曲艺队当故事员。据他回忆，那时群众娱乐生活相对单调，说评书讲故事是社会上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。离开曲艺队后，吴文开始以个体户身份继续活跃在讲故事一线。“据我所知，整个川渝曲艺界，在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是工商局颁发了执照的演出个体户。”他还觉得自己这个创新有点意思，“当时演出个体户这种职业人们闻所未闻，执照上写着演出个体户，写的经营范围曲艺，地点是流动，人数是一人，注册资金200元。”

除了讲故事，吴文也在解放碑主持一些娱乐活动，他越来越出名。大家都晓得这个个子不高、嘴皮子了得的重庆崽儿有本事。

重庆直辖后，吴文迎来了演艺人生的重大机遇。他把平时生活和演出积累下来的重庆方言、俚语、俏皮话、谚语、俗语、口头禅、歇后语等编成“重庆言子儿”，并从此走红。

2000年，吴文被四川省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到成都峨眉影厂，成了一名专业演员。

## 2 学言子儿、展言子儿 成了当时重庆人聚会聊天的喜好

“重庆言子儿”，亦称渝语、重庆话，隶属北方语系，是西南官话的一种。

依我之见，当年“重庆言子儿”能够广泛传播，有这些特点：

本土化。重庆是历史文化名城，具有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。源远流长的巴渝文化、享誉世界的三峡文化、可歌可泣的抗战文化、感动天地的移民文化……在重庆大地上孕育、交汇和融合，为“重庆言子儿”提供了资源富矿。

通俗化。吴文的《重庆言子儿》里有这么一个段子：“重

## “重庆言子儿”节录：

好个重庆城，山高路不平，脚踏两江水，认理不认人。重庆城有山有水很漂亮，重庆话有板有眼儿很安逸。重庆人说话言子儿特别多，重庆人发明言子儿又特别地快，快得有时候连重庆人都听不懂重庆话了……

庆漂亮惨了，如果你不相信，请到鹅岭公园两江亭上登高远望——渝都就像一艘巨大的战舰，朝天门是它的船头，解放碑是它的桅杆，那崎岖盘旋的柏油马路，是它一层又一层甲板；山城，勤劳勇敢的山城人民充当了它的水手和船员，它经过了风的刀，浪的剑，不抛锚，不停止，如今正迎着东方的红日，向前，向前，奋勇向前！”

趣味化。“重庆言子儿”词语兜来绕去，趣味性极浓。比如，重庆人驳斥“外地人说重庆爬坡上坎，地无三尺平”，用的是这样趣味的言子：“说这样话的人，其实不了解我们重庆城，说的话，的确有点差水平；我们重庆城，渝、北、南三岸，没得哪一岸没得‘坪’。看嘛，南岸有南坪，九龙坡有杨家坪、陈家坪，外搭还有黄桷坪；沙坪坝的坪那就嘿人了，坝就是坪，坪就是坝；所以渝中区就有菜园坝、较场坝、李子坝，如果非要说渝中区只有坝，没得坪，那大坪划给了渝中区，勒下就绝对有‘坪’了嘛。本来江北耶，好像是没得‘坪’，但不晓得是江北哪个朋友气毛了，脚一踏，‘踏’出了个‘塔坪’。”

正是有本土、通俗、趣味的特点，处在那个年代的重庆人，以跟着磁带学几句言子儿为喜好，并在聚会聊天时，现学现用。

我与三位朋友聚餐，就有过这么一段“展言子”。小东来晚了，一进门就抱歉：“大家久等了，家里事情多，好不容易才走脱。”刘哥知道小东的家庭底细，回复道：“哪个不晓得哟，小东是个耙耳朵，如果婆娘不答应，你肯定逃不落，要是再回去晚了，还要跪地板。”

阿兵也清楚刘嫂的暴烈脾气，提醒刘哥：“大哥莫说二哥，麻子点点一样多。你家那瘦子，肩头闷蒸笼，也老火！”见此尴尬情形，我赶忙打圆场：“大家都不要鸭子死了嘴壳子硬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们都不要灶王爷扫院子——多管闲事。快，菜都凉了，莫恍耳惚兮的，正南其北吃饭……”

阿兵也清楚刘嫂的暴烈脾气，提醒刘哥：“大哥莫说二哥，麻子点点一样多。你家那瘦子，肩头闷蒸笼，也老火！”见此尴尬情形，我赶忙打圆场：“大家都不要鸭子死了嘴壳子硬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们都不要灶王爷扫院子——多管闲事。快，菜都凉了，莫恍耳惚兮的，正南其北吃饭……”

阿兵也清楚刘嫂的暴烈脾气，提醒刘哥：“大哥莫说二哥，麻子点点一样多。你家那瘦子，肩头闷蒸笼，也老火！”见此尴尬情形，我赶忙打圆场：“大家都不要鸭子死了嘴壳子硬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们都不要灶王爷扫院子——多管闲事。快，菜都凉了，莫恍耳惚兮的，正南其北吃饭……”

## 3 现在的年轻人 会说“重庆言子儿”的越来越少

与《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（国家标准）》做对照，“重庆言子儿”在语音方面没有明显翘舌zh、ch、sh和z、c、s的区别，也没有突出鼻音n和边音l的区别，而且f和h发音有时混乱。此外，“重庆言子儿”方言较多，口语味重。

我曾遭遇一次误会。2010年春天的一个下午，我和一文友到渝东北一县采风。晚上，顺道去一家乡村民宿住宿。刚进门，正在忙活的前台接待头也没抬，一句话就隔空甩了过来：“两位老板，要哭吗？”文友一听，顿时就来气了：“到你这儿来哭，至于吗？”“是啊，我招呼你们哭啊！”前台接待抬起头来，依旧不急不躁地回应。

我们这才看清，站在眼前的，是一位年近60岁的大爷。这下，文友彻底被激怒了，“嘿，你这个老头啥子意思嘛？喊我们来哭，难道你是孙二娘开的黑店不成？”

这时，一位30岁左右的女子赶紧出来解释。我们这才明白，在渝东北这个县，很多乡下老年人口中的俚语“哭”就是“歇”。

近日，围绕“重庆言子儿”话题，笔者开展了一次调查。结果表明：很多40岁以下的年轻人，对“重庆言子儿”不知道或知道得不多，特别是一些“00”后青少年，对“过切”“哈戳戳”“丁丁猫儿”等言子儿一片茫然。目前，真的懂甚至会“重庆言子儿”的人，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。

由此可见，曾经盛传的“重庆言子儿”，正在面临消失的危险。在一代“重庆言子儿大王”吴文的基础上，把它进一步搜集、整理、保护、传承下来，至关重要、意义非凡。

（作者系重庆万州区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当年流行的“重庆言子儿”磁带

## 市井烟火

### 剃头匠张娃

□冉小平

张娃是个乡村剃头匠。每逢赶集，他都早早地在街边把摊子摆好，等待顾客光临。

张娃已从事剃头多年。起初，他在乡里的中学专门给学生剃头。后来，学生嫌学校的理发室档次太低，一个个全溜掉了。迫不得已，张娃就把几根裂了缝的弯木头扛到乡场上，用牛毛毡在上面一钉，再挂上一个“理发5元”的牌子，开始了第二次创业。张娃还是原来那个张娃，手艺还是原来的手艺，生意却一天天地好起来。

看到张娃的剃头摊生意红火，一些同行开始眼馋，也把摊子摆在了旁边，和他争起了客源。价格战的结局，自然是两败俱伤。正当张娃为此愁眉不展时，一个落了枕的乡亲歪着脖子找到了张娃。张娃先让他坐直身子，然后这里捏一下，那里扭一扭，然后冷不防将他的脖子一扭再往上一端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歪脖子一下就复位了！乡亲向张娃伸出大拇指，掏出10元钱塞给张娃。张娃却说：“乡里乡亲的，互帮互助是天分，分文不收！”围观的群众议论开了：“张娃脑壳剃得好，端颈的技术也好，为人也不错，以后剃头都找他！”一传十十传百，张娃流失的顾客也慢慢地回来了。

随着“创文”“创卫”的启动，张娃的理发店进入了“乱搭乱建”的黑名单，拆除在所难免。他主动将理发摊拆掉，在旁边租了个店面，装上玻璃推拉门，真皮沙发、洗头躺椅、离子烫发器等现代化理发设备一应俱全。店面升级了，可营业额却直线下滑。以前那些老主顾，看到他的新店都摇摇头绕着走。

张娃百思不得其解，四处打听。那些老主顾说：“我们乡下人，图的就是简单实惠，你装得花里胡哨的，谁还来？”一语点醒梦中人。张娃将新装修好的门店转租出去，又在离场口稍远的地方搭建了一个简易的理发店。

陆陆续续的，那些老主顾又回来了。他们放下装有油盐酱醋或是鸭苗猪崽的背篋后，自觉地按顺序坐在张娃准备好的长木凳上，一面吧嗒吧嗒地抽着叶子烟，一面乐呵呵地和熟识的老哥们打着招呼……这时的张娃，手握嗡嗡作响的电剪，闻着微风中叶子烟的清香，别提有多惬意了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石柱县文旅委）

## “说大话”的二舅

□殷贤华

二舅从小喜欢说大话，是个敢说敢做的人。

听舅婆说，二舅还是穿开裆裤的光屁股娃时，有一次到邻居二狗哥家去玩，看到墙上贴了好几张奖状，很羡慕。二舅拉着二狗哥的手，摇头晃脑地说：“等我将来上学了，我的奖状要把整面墙壁贴满！”舅婆赶紧捂住二舅的嘴说：“小孩子不要说大话，要是实现不了会让人笑话。”

后来，二舅读书上学，成绩果然优异。他拿的奖状不计其数，真的可以贴满整面墙壁。

二舅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镇政府引进了一个微型机械厂，吸引了舅公等一大批村民进厂打工。有一天周末，二舅到厂里玩，正碰见机械出了故障，几个技工鼓捣了半天，仍没有解决问题。二舅在旁边看了很久，拍着胸脯说：“等我将来工作了，我来修理这些破机器！”舅公慌忙跑过来捂住二舅的嘴说：“小孩子不要说大话，要是实现不了会让人笑话。”但二舅说到做到，读大学选的是机械专业，毕业后回到村里的机械厂，真的做了一名技术骨干。

经过多年的打拼，机械厂的厂长赚了一些钱，买了辆豪华宝马。二舅羡慕地抚摸着厂长的新车，昂着头说：“等将来时来运转了，我自己当厂长，也要买辆宝马。”工友们哄堂大笑。

后来，二舅到成都开了家自己的机械厂，一步一个脚印挣钱，果真买了一辆跟厂长家一模一样的宝马。二舅的生意越做越大，把工厂搬进城边的工业园区，一大批跟随他打工的乡亲也进了城，不少人还在成都和重庆城里买了新房子。

二舅的事业蒸蒸日上。又娶了个漂亮的城里媳妇，生了个大胖儿子，事业爱情双丰收，成了人生赢家。哪知天有不测风云，一场大火将二舅的厂房烧得七零八落。二舅损失惨重，还欠下一屁股债。然而二舅没有倒下，他安慰哭啼啼的二舅妈说：“放心吧亲爱的，我将来肯定会东山再起的，你等着吧！”这一次，二舅没有摇头晃脑，没有拍着胸脯，也没有昂着头，但我们都相信：只要志气在，困难压不倒，二舅一定会东山再起！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



吴文

